

★有史以来最好的短篇侦探推理杰作★
★首创以犯罪心理学方式来破解谜案★
★故事和语言都具有深邃的哲理智慧★

布朗神父

探案经典

中

【英】切斯特顿◎著
王德民◎译

真实丰富的场景展现 / 惊险极致的气氛渲染
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 / 炉火纯青的人物设置

推理文学史上不朽的侦探

继柯南·道尔之后

推理小说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坛巨擘

中国华侨出版社





布朗神父

探案经典

中

【英】切斯特顿◎著

王德民◎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朗神父探案经典：全三册 / (英) 切斯特顿著；
王德民译 . —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113-6365-7

I . ①布… II . ①切… ②王… III . ①侦探小说 - 小说
集 - 英国 - 现代 IV .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7821 号

布朗神父探案经典 (全三册)

著 者 / [英] 切斯特顿

译 者 / 王德民

责任编辑 / 文 喆

责任校对 / 王京燕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 57 字数 / 912 千字

印 刷 / 北京怀柔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6365-7

定 价 / 9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 64443051 传真：(010) 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录

Contents



| 花园谜案 |

◇ 蓝宝石十字架	_003
◇ 花园谜案	_026
◇ 神秘的脚步声	_051
◇ 飞星	_072
◇ 隐身人	_089
◇ 伯爵生死之谜	_110
◇ 怪异的形状	_126
◇ 萨拉丁亲王的罪孽	_148
◇ 天主的锤子	_169
◇ 太阳神的眼睛	_188
◇ 断剑的启示	_204
◇ 三件死亡工具	_224



| 盗贼的乐园 |

- ◇ 格拉斯先生的缺席 _239
- ◇ 盗贼的乐园 _253
- ◇ 希尔施博士的决斗 _275
- ◇ 通道里的男人 _297
- ◇ 机器的错误 _313
- ◇ 凯撒的头像 _328
- ◇ 紫色假发 _342
- ◇ 彭德拉根家的覆没 _357
- ◇ 铎神 _374
- ◇ 克雷上校的沙拉 _391
- ◇ 约翰·布尔努瓦的奇怪犯罪 _405
- ◇ 布朗神父的童话 _421



| 金十字架的诅咒 |

- ◇ 布朗神父的复活 _439
- ◇ 天国之箭 _455

◇ 狗的神谕	_478
◇ 新月大厦的奇迹	_499
◇ 金十字架的诅咒	_523
◇ 带羽翅的匕首	_549
◇ 达纳威家族的厄运	_572



| 梅鲁神山的红月亮 |

◇ 布朗神父之秘	_601
◇ 治安法官家的镜子	_610
◇ 拥有两副胡须的人	_631
◇ 飞鱼之歌	_651
◇ 演员和不在场证明	_669
◇ 沃德雷爵士失踪案	_687
◇ 万恶的罪行	_705
◇ 梅鲁神山的红月亮	_721
◇ 马恩的丧主	_737
◇ 弗朗博的秘密	_758



| 小村里的吸血鬼 |

- | | |
|-----------|------|
| ◇ 布朗神父的丑闻 | _767 |
| ◇ 魔书风波 | _784 |
| ◇ 绿人 | _799 |
| ◇ 蓝先生的追逐 | _819 |
| ◇ 大头针的含意 | _838 |
| ◇ 无解的谜题 | _860 |
| ◇ 小村里的吸血鬼 | _880 |

◇ 通道里的男人 ◇

两个男人在同一时刻出现在一条通道的两头。这个通道是沿着伦敦阿德尔菲区的阿波罗剧院一旁建立的。这时，街上落日还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发散着的余光呈现着乳白色，让人觉得有些空旷。和这明媚的天气比起来，狭窄而幽长的通道显得有些昏暗，两个人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对方的轮廓。虽然他们只是看到对面那黑漆漆的剪影，但是都已经认出来对方的身份。因为他们的体形特征都十分突出，并且互相不对盘。

这个遮着顶的通道一边通向的是阿德尔菲的一条陡街，而另一边则是通向泰晤士河河畔阶地的平台上，俯瞰落日照耀下的泰晤士河。通道中一面是光秃秃的墙，紧靠着它的建筑原本是老旧的剧院餐厅，但是由于经营问题已经关门大吉了。另一面墙上有两扇门，刚好在通道的两端，但是这两道门都不是人们一般说的剧院后门，而是一个特别隐蔽的剧院后门，专门为一些特殊的演员提供便利。这天，它们用来专门让那些表演莎士比亚戏剧的明星演员们进出。知名演员们大多数都喜欢类似这种专门的出入口，方便他们约见或者是避开一些朋友。

我们要说的这两个男人就包含在这类朋友中。他们都不慌不忙、充满自信地向着高处那个门走去，很明显他们都知道这个门的存在，并且确定门会为他们打开。但是这两个人的步伐有快有慢，从通道远处走来的那个走得比较快，这就导致他俩差不多是同时到那隐秘的后门处。他们相互彬彬有礼地致意，然后在门前等着，但是步伐较快的那个人似乎有些缺乏耐心，不想等待那么长时间，就伸出手去敲门。

从这方面还有其他任意的方面来看，这两个人的特点完全不同，但是也有

着高低相当的成就。单从个体来说，两人都十分俊朗、能干、备受欢迎。作为公众人物来说，这两个人都是一顶一的名流。但是不管是他们的辉煌成就，还是仪表堂堂，还是存在差异，很难做出比较。只要是认识威尔逊·西摩爵士的人都明白他是个重要的人物。在各种各样有关政治以及学术的核心圈子中，总是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十分聪明，但是在 20 个平庸的委员会里工作，这些委员会多种多样，涉及各个方面，从皇家艺术院的改革，到在大英帝国实行金银复本位制的研究项目等，这一类的事情数不胜数。在艺术界，他更是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了。他这样的人实在是十分少见，没人可以解释清楚他究竟是一个从事艺术的伟大贵族，还是一个让贵族们颇为欣赏的伟大艺术家。但是只要你和他聊上一会儿，你就会发现，他完全影响着你人生的各个方面。

他的外表同样也十分的“出类拔萃”，既具有传统的味道又有着特别的魅力。如果说时尚方面，他戴着的高顶礼帽没有什么特别，但是的确又让人觉得与众不同，也许是稍微高了点儿，让他看起来更加挺拔了些。他瘦瘦高高的，看起来有一点驼背，但是一点儿也不会让人觉得他弱不禁风。他银灰色的头发并不显老；留着长长的头发，也没有女人气；他的卷发看上去也不是很明显。精心修整过的山羊胡让他得更具有男子气概，英姿勃勃，就像他家中挂着的委拉斯开兹^①肖像画里的古代海军将领一样。和绅士们在剧院和餐厅里四处击打和挥舞着的手套与手杖比起来，他的灰色手套的颜色更深一些，银头的手杖则更长一点。

另一位个头就没有那么高了，但是也不会让人觉得矮，一样健壮和俊朗。他也有着一头卷发，但是是金黄色的，剪得很短，露出了一颗结实的大脑壳。很像乔叟写的那个磨坊主说的样子，他有个适合撞开任意大门的脑袋^②。他留着军人式的八字须，加上他那平端双肩的姿态摆明了他是个军人，但是那双尤其坦然、尖锐的蓝眼睛又给人一种他是个海员的感觉。他的脸形方正，有着看起来十分正派的下巴和肩膀，连他那件夹克看上去也方方正正的。在当时流行的漫画作品里，马克斯·比尔博姆^③曾经把他画成了欧几里得的第四条公理，也就是“所有直角都相等”。

他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只不过成功的途径不一样。你不用是精英阶层就会听说卡特勒上尉的过往事迹。无论你走到哪儿，都可以听到人们在谈论他。有一半的明信片都印着他的肖像，一半的插图版作品里都夹杂着他的作战地图以及他参加过的战役。甚至一半的音乐厅或者是手摇风琴演出会都把称赞他的歌用来当作是转场曲目。虽然这些都只是盛行一时，但是他的名声却远远地超过了威尔逊爵士，更受大众的欢迎以及那发自内心的爱戴。在很多英国家庭中，他的声名几乎是可以和纳尔逊^④相当。但是，他在英格兰所享有的权力却远远比不上威尔逊爵士。

给他们开门的是个年纪有些大的仆人，也可以称他为“化妆师”。他面容憔悴，身体虚弱，一身陈旧的黑衣，和那些女明星璀璨生辉的化妆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非常不和谐。化妆间中依照着不同的角度安放了很多面镜子，就像进入了一颗巨型钻石的里边，眼前有数不清的向里折射的切面。房间里还有几个透露着奢侈气息的装饰物——几束花和几个彩色的靠垫还有那些丢在一边的演出服，类似这些东西在镜子的多重反射下充斥了整个房间，但是在那个仆人缓缓地把一面镜子向外挪动或是推到墙边的时候，镜子里的场景就跳跃变幻着反射出无限重叠的景象，就像《一千零一夜》故事里描写过的疯狂景象。

看着这个十分邋遢的化妆师，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叫出了他的名字“帕金森”，并且提出要见一位叫作奥萝拉·罗梅的小姐。帕金森说她在另一个房间，但是他可以去通告一声。一丝愁云出现在两个来访者的眉间，因为那个房间是属于和罗梅小姐搭戏的那个男明星的，并且她还是那种不满足于让人欣赏她，还要让人因她燃起妒火的人。但是大约过了半分钟，化妆间的一道门开了，她走了进来。和往常一样，就算是在私底下她也要摆明星的架子。这时，房间里的安静也被她当作是欢呼声，本来她就应该受到这种待遇。女演员穿着一件奇怪的丝质服装，颜色在孔雀绿与孔雀蓝之间，泛着孩子们和美学家都为之开心的蓝色和绿色的金属感光泽。她浓密的棕红色头发勾画出一张让所有男人——特别是小男孩和中老年男性为之迷恋的妩媚面容。她和伟大的美国演员伊西多尔·布鲁诺一起，把《仲夏夜之梦》^⑤表演得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突出展现

了奥布朗和提泰妮娅^⑥这两个人物形象，换个说法也就是布鲁诺和她自己。将自己投身于舞台上仙境似的美妙的布景里，跳着神秘曼妙的舞蹈，绿色的服装像锃亮的甲虫翅膀，所有的这些都十分高超地表现出仙后提泰妮娅很难把握的个性。但是在依然还是大白天的现实场景下，一个男人见到她的时候，只会被她的脸吸引。

她微笑着迎接着两个男人，这个笑如星辰般闪耀又让人疑惑，曾经让众多男人望而生畏，一致地决定和她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她接过卡特勒送的鲜花，这些花热烈地开着，和他曾经获得的胜利一样有着高昂的代价。然后，她又接过威尔逊爵士满不在乎她送的另类礼物。威尔逊爵士的教养让他的举止矜持淡定，同时他又总是表现得有一些惊世脱俗，对于献花这样的俗套十分轻视。他解释说，他挑了个小玩意儿，看上去很新奇，是古希腊迈锡尼^⑦时期的一把匕首，忒修斯^⑧和希波吕忒^⑨时代的人都有可能佩带并拥有过它。和任何展现着英雄气魄的武器相同，这把匕首也是铜制品，但是它的奇特之处是它很锋利，完全可以刺伤任何人。威尔逊爵士还说自己十分喜欢它那叶片状的刀身，就像古希腊花瓶一样，精致美妙。假如罗梅小姐看得上的话，也许在剧里会有用，他期望她会——

就在这时，里边的那扇门被一下子重重地推开，闯进来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他的体貌特征和正在说话的西摩大不相同，甚至超越了卡特勒上尉和西摩之间的差异。这个人就是伊西多尔·布鲁诺，身高大概是 6.6 英尺，膀大腰圆、四肢肌肉发达，和他的演员身份不太符合。他穿着剧中人物奥布朗需要穿的金褐色的华丽豹皮服装，就像一个野蛮神灵。他靠着一支狩猎用的长矛站在那儿，假如在舞台上挥舞起来，它看上去不过是个十分轻巧的银色魔杖而已，但是在这个狭小并且拥挤的房间中，看起来就十分刺眼，寒气逼人。他那一对儿黑亮的眼睛热切地转着，在他那古铜色英俊的脸庞上显出高高的颧骨和洁白整齐的牙，让人不由得猜想，也许他的祖上是美国南方种植园里的黑奴。

“奥罗拉，”他开口说，他浑厚的嗓音曾经打动过很多的观众，“你不可以——”

他刚开口，便犹豫地停住了，因为在这时第6个人忽然出现在了房间的门口，这个人的样子和现在的景象反差很大，几乎是令人觉得有些诙谐可笑。这个人有些矮，穿着罗马天主教会的黑色教士服，模样看上去（尤其是在布鲁诺和奥罗拉的对比下）很像是从方舟里走出来的木制的诺亚。但是，他好像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地方，木讷却又不失礼地说：“我想应该是罗梅小姐叫我过来的。”

有心的人可能会发现，正是这样不带一点情感的突然排放，反而使原本暗藏起来的情感更加的热烈。一个职业禁欲人的超脱，毫无疑问地让其他人突然发觉，他们居然是围绕在那个女人身边的一群情敌，这就和一个浑身覆盖着冰霜的陌生人走进一个房间，会让人忽然觉得原来这房间里竟然是和火炉一样暖和。一个对她毫不在意的人的出现让罗梅小姐更加强烈地感觉到其他人对她爱慕的情意，并且每个人爱慕她的方法都隐隐地含着一丝危险：男演员表现出的是露骨的欲望，如同一个野蛮人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那个士兵展现出的是一种被意志而不是理智控制的身份纯粹的自私；威尔逊爵士则是像年纪渐长的享乐主义者一样找到新的嗜好，专注度不断增长；不但如此，那可怜的帕金森在她成名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形影不离地跑前忙后，也像忠犬似的依恋着她。

有心人还会发现一件更奇怪的事情。那个像黑色木头诺亚的人（他并不是没有一点精明的地方）发觉了这一点，正止不住地暗自发笑。显然，伟大的奥罗拉就算十分在意异性的仰慕，但是她现在也只想摆脱眼前的这些仰慕者们，方便她和并不欣赏自己——至少是欣赏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人单独相处。她为了达到目的采用了刚柔并济的外交手段，小个子神父对这样的方式不但很欣赏，甚至有些乐在其中。或许奥罗拉·罗梅只在一件事情上十分聪明，那就是她十分懂得人的另一半——男人的心思。神父看着她快速、准确地一出手，让他们不得不自己选择离开，却又不会得罪任何一个人，这样的场面和拿破仑指挥的战役差不多。大个子演员布鲁诺十分孩子气，只要把他惹着了，他会立刻一气之下摔门而出。英国军官卡特勒的脑子反应迟钝，但却是个行动派，他也许对各种暗示没有反应，但是会议不容辞地听从女士的派遣。至于老西摩，

她需要另想招数，只能留到最后来对付。劝他离开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老朋友的名义私下去请求他，让他明白为什么要让众人回避。当罗梅小姐一下子实现了三个目标的时候，神父对她佩服得简直是五体投地。

只见她走到卡特勒上尉面前，十分温柔地对他说：“我很珍爱你送给我的花，因为它们一定是你十分喜欢的。但是你知道吗？这里面没有我很喜欢花，这样就称不上是完美。如果你可以去街上拐角处的那个花店买一些铃兰配进去，那就太好不过了。”

说完这些话，她的第一个目的马上就实现了，满脸怒容的布鲁诺拂袖离去。当时，布鲁诺已经把那被他当成权杖的长矛十分傲气地给了可怜的帕金森，然后把一个有靠垫的椅子当作是他的宝座，正要去坐的时候，却看见奥罗拉明目张胆向他的情敌献媚的场景，这刺激到了他敏感的神经，两个乳白色的眼球中燃烧着奴隶似的野蛮莽撞和逆反怒火。他棕色的双手一下子攥成两个巨大的拳头，只在瞬间便就破门而出，消失在了后面他自己的房间。与此同时，罗梅小姐支走英国军官的计划实施起来却不是想象中的轻易。确实，卡特勒像听到一声号令一样，突然一下站得笔直，连帽子都没戴就走向了门口。不过，西摩则是懒洋洋地倚靠在一面镜子上，故意炫耀的优雅姿态让他心里起了嘀咕，于是那个正准备出门的卡特勒上尉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并回头看向这边，模样就像一只不知该怎么办的斗牛狗。

“我得去告诉他该怎么走。”奥罗拉悄悄地对西摩说，紧接着跑到门口，催促着上尉赶快走。

西摩依然维持着优雅的姿态，像是毫不在意地听着。他听见奥罗拉最后又跟上尉大声交待了几句话，就突然转身，笑着跑向了通道的另一边，也就是泰晤士河畔阶梯的那边，他这才稍稍地松了口气。但是紧接着西摩的眉头就皱起来犯了愁。他明白，以现在的处境来看，有很多情敌。他想起了通道另一边有一道专门供布鲁诺进出他自己房间的门。他依然维持着自己的风度，寒暄似的对布朗神父说了些关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正在修复回拜占庭式建筑的进度，然后就自然而然地出了门向通道上端的出口走去了。这时的房间里只有布朗神父

和帕金森了，他们都不属于那种没话找话的人。帕金森在房间中走来走去，将那些镜子拉来推去的。他手里还拿着仙王奥布朗铮亮的长矛，使他那身黑色外套和裤子看起来更加黑和脏了。他每拉出一个镜子，上面就会反射出一个布朗神父的影子，这样这间怪诞的镜子屋就满是布朗神父的身影，展现着各种各样的形态，像头朝下悬挂在空中的天使，也像在翻着筋斗的杂技演员或者是拿后背对着别人的粗鲁的人。

对于镜子屋的他的各种影像，布朗神父跟没看见似的，他仅仅是很无聊地用眼光看着到处走动着的帕金森，一直到他拿着那个可笑的长矛向布鲁诺的房间走去。紧接着，他才和平常一样放松身心，陷入了抽象的思考中：在计算着镜子的角度、反射影像的角度以及镜子镶嵌在墙上的角度等这些问题……忽然，他听到了一声被压抑了的呼叫声。

他一下就跳起来，直直地站在那儿竖起耳朵听。同一时间，威尔逊爵士冲进来，脸色苍白。“通道中的那个人是谁？”他大喊着，“我的匕首在哪儿？”

布朗神父还没有转身，威尔逊爵士就已经开始在屋子里到处翻腾找着他的匕首。但是他无论怎么找也找不到匕首或者是任何类似的东西，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匆忙的跑步声，卡特勒那张方正的脸紧接着就出现在了门口。他的手里依然荒谬地拿着一把铃兰花。“这是怎么了？”他叫道，“通道那头是什么？是不是你要的花招？”

“我要花招！”脸色苍白的西摩从牙缝中蹦出几个字，向卡特勒迈了一大步。

就在他俩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时刻，布朗神父出门站在高处向通道那头看去，他被什么东西吸引着快步走了过去。两个男人停下争吵，去追布朗神父。卡特勒边跑边喊道：“你要做什么？你是谁？”

“我叫布朗，”布朗神父哀伤地说着，弯腰去查看，然后直起身。“罗梅小姐派人让我过来，我立刻就赶来了。不过还是晚了。”

三个人同时向那边望去，他们中至少存在一个人将会在那个下午的夕阳中悲伤欲绝。夕阳照进通道里，就像是开辟了一条金色的小道，散落在奥罗拉·罗

梅身上，她依旧穿着那熠熠生辉的黄绿色长袍，脸朝上地躺在那儿。她的衣服似乎是在争执中被人扯破了，右肩裸露着，但是汩汩流淌着血的伤口却在左边的肩膀上。黄铜匕首则是在距离那摊血大概一步远的地方，闪闪发光着。

几个人不说一句话，长久地沉默着，他们可以听见远方查令十字街上那些卖花女的笑声，还有人们招出租车时那尖锐的口哨声。紧接着不知道是情绪失控，还是故意演戏给人看，卡特勒上尉突然向前跨了一步，掐住威尔逊爵士的脖子。

西摩则是冷静地看着他，不反抗也不恐慌。“你没有必要杀我，”他冷冷地说，“我会自己了结的。”

上尉犹豫了一下，松手了。西摩仍然是冷冰冰的，很坦然地说道：“即使我没勇气用匕首了结自己，我也会在一个月内过量饮酒而死。”

“借酒浇愁对我来说并不够，”卡特勒答道，“在我死之前，我要以牙还牙。不过不是你——但是我希望我知道是谁。”

其他人还没弄懂他的意思时，他就已经拿起那把匕首，向通道下坡方向的那个门跑去，他撞开了门冲进去想要找布鲁诺算账。就在上尉找布鲁诺对质的时候，老帕金森踉踉跄跄地走出门，看见了那躺在通道中的尸体。他颤抖地走到那儿，脸庞抽动，衰弱无力地看着她，然后又颤颤巍巍地回到化妆间，一下子跌坐在有着厚厚的靠垫的椅子上。布朗神父马上向他跑去，一点也没在意拳脚相向、抢夺匕首的卡特勒和那个大个子演员。西摩还算是头脑清醒的一个，他站在通道的出口处吹口哨来呼叫警察。

警察赶到拉开了和猿猴似的扭打在一起的两人。经过例行公事般的询问后，警察根据暴躁的卡特勒提出的谋杀指控抓了伊西多尔·布鲁诺。一想到现今的这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亲手抓住了凶手，警察不得不重视起这个案子，要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记者所具有的那种职业敏感度。他们不敢对卡特勒有所怠慢，一本正经地指出他手上有着轻微的划伤。就在卡特勒背靠着倾斜着的桌椅勉强支撑自己的时候，布鲁诺看准时机抢过了他手里的匕首并且按住他的胳膊让他不能动弹。划伤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伤口很浅，但是直到这个有些蛮横

的囚犯被带出房间，他一直在微笑地看着卡特勒流着血的手腕。

“真像是食人族，对吧？”一名警员轻声对卡特勒说。

卡特勒当时没接话，但是过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我们要去照看一下……死者……”他模糊不清地说着，没有人听清楚他下面说的是什么。

“两个死人，”房间的远处传来了神父的说话声，“我跑到他面前时，这个可怜的人已经死了。”他站在那儿，俯视着老帕金森。帕金森坐在了那把漂亮的椅子上把自己蜷缩成了黑黑的一团。他这样的方式对死去的女人表示了自己的哀伤，没有一句话但却胜过千言万语。

卡特勒率先打破了沉默，他好像是被这种朴素的柔情打动了。他声音有些哑地说：“真希望我是他。我知道，无论她去哪儿，他都十分关照着，他付出的努力超越——任何人。她就是他的氧气。氧气没有了，他就死了。”

“我们都死了。”西摩望着路的另一边，用一种怪异的声音说。

他们在路的拐角和布朗神父告别，顺便为他们可能曾表现的粗鲁道歉。他俩都面带伤痛，但也同时具有某种神秘的感觉。

小个子神父的脑子里充满各种想法，但是经常是一闪而过，很难抓住，就像是在养兔场里，分明眼前有很多只兔子，但是一只也抓不到。忽然，他灵光一闪，抓住了个新念头：他们的悲伤都不是假装的，至于他们是不是清白的那就另说了。

“我们最好都离开吧，”西摩说，“我们也都尽力了。”

“假如我说你们已尽力去制造了伤害，”布朗神父语气冷静地问道，“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两人都像是明白自己有罪一样地打了个寒战，卡特勒生气地大声质问：“伤害谁？”

“自然是伤害你们自己了，”神父答道，“如果不是为了什么公平正义警示你们，其实我不用再给你们添什么麻烦。假如那个演员最后无罪释放了，那么你们做的事情和把自己送上绞架没什么不同。他们一定会传唤我，然而我也只会实话实说，告知他们我在听到了一声惊叫后，你们两个人都跟疯了样冲进

房间，开始因为那把匕首争执。只要他们认可了我的证词，你们两个就都有杀人的嫌疑。你们因为这个害了自己；卡特勒上尉就是用匕首划伤了自己。”

“划伤自己！”卡特勒上尉轻蔑地说。“就那么一点儿的擦伤？”

“但是毕竟是出血了，”神父点着头回答说，“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黄铜匕首上有血迹，这样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得知在沾上上尉的血之前，匕首上到底有没有沾上血。”

一阵沉默后，西摩用和他平常完全一样的语调强调说：“但是我看到通道里有个男人。”

“我知道你看到了一个人，”布朗神父一脸冷漠地答道，“卡特勒上尉也看到了。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两人还没想明白，还来不及回答，布朗神父就十分礼貌地道别了，手中拿着他那把粗笨的旧伞噔噔作响地走了。

从现代新闻业的角度来说，关于刑事案件的消息才是最紧要、最真实可信的。如果在 20 世纪新闻报道最多的是谋杀并不是政治这样的说法真实的话，那么出现这样情况的理由也非常充足，因为谋杀的确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议题。但就算是这样，依然很难解释伦敦甚至是地方上的报刊对“布鲁诺案”或者是“通道谜案”所做出的这么广泛并细致的报道。在连续几周的群情兴奋当中，媒体切实地报道了发生的所有事情。对盘问和交叉盘问的报道虽然见长，几乎是复杂到让人不能忍受的境界，但是他们至少做到了真实可靠性这一点。自然，这个案件引发广泛并且长久关注的真正原因是：涉及案件的人物身份很特殊。死者是个女明星；被告人是个男明星；而且当场抓住被告人的，还是现在爱国风潮中最受爱戴的一个军人。种种情况都让新闻界只能对这个案件去十分诚实和精准地报道。关于这件怪异案件的其他方面，事实上完全可以从对布鲁诺审判的各种各样记录中窥视到全貌。

主持庭审的法官是蒙克豪斯，他是那种属于因为搞笑幽默而被人们讥笑的法官，但是一般来说，他们比那些看起来严肃的法官更加认真一些，因为他们有时表现出来的轻浮实在是因为他们对工作上的缜密死板不胜其烦，所以才要